



生涯旅寄,暂息蘧庐;一觉俄然,缪斯缘结。

随着阅历的增加,人们心目中的宇宙会不断地向外扩张开去;而就个体生命来说,人生的风景却在一种扩张中相对地敛缩,曾经喧嚣灵海的潮汐,在时序的迁流中,已如浅水浮花,波澜不兴了。于是,记忆之波悄然鼓荡,像刻录的光盘那样,恬淡而冲和地播放着鲜活的生命真实,映现出生命流转的整个人生画卷。

从十二三岁开始,我就做起了文学之梦。记得读过辛弃疾的《贺新郎》词:“问何物,能令公喜?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情与貌,略相似。”我怦然心动,似有所悟,当即将“青山”改作“文学”,成了“我见文学多妩媚,料文学见我应如是”。

大抵世间美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。天际绚烂的彩霞,庭前盛开的花朵,包括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清新的环境,不旋踵间就消失了。唯有文学例外,它妩媚地伴我一生,与生命同构、与生命同在;而且,每一步都留下了鲜活的记忆。——文学在销蚀生命的同时,自然也接受了记忆力的对抗,总要竭力挣脱流光的裹挟,让自己沉淀下来,留存些许痕迹,使已逝的云烟在现实的屏幕上

重现身影。而所谓解读生命真实,描绘人生风景,也就是要通过回忆设法将淹没于岁月烟尘中的文学情事勾勒下来。

“回想”就是追忆,亦即捕捉自己的前尘梦影、旧时月色。尽管许多生活图像,在心灵的长期浸染下,

## 文学,妩媚地伴着我

王充闾

已似飘逝的过眼云烟,难免模糊、漫漶,但它总还透着呼吸,连着血肉,作为生命的组成部分,可以按迹寻踪;而且,自述者拥有一定的选择性与自由度,不妨专拣自己印象清晰、情况熟悉、认知深刻的加以忆述。这种回想,饶有兴趣,始则有些摸不着头脑,“茫乎昧乎”“苒苒无形”;继而进入了角色,“往事分明尽到心”,悠悠无尽的客观遗存、朦胧启示,纷至沓来;最终则像“诗仙”李白所说:“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。”暮色苍苍中,青翠掩映,山林幽远,正合乎老年人忆昔追怀的真实情境。

那么,我的文学生涯的“所来径”“翠微景”,又是怎样一种情态呢?应该说,起步甚早,开局顺利,起点也不算低;可是,走下去却遭遇了波折,政治与社会环境阻塞了前进的路径;待到玉宇澄明,重新把

笔,已经人届中年。尔后,便开始了西西弗斯式“推石上山”的艰辛奋进历程。有的文学评论家概括为:“起于歌頌时代,继于美感哲思,深于叩问沧桑,悟于寻找家园,超于人性探索。”因为是和从政生涯重合交叠着,治学、创作之艰苦、竭蹶,可以想见。

“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,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。”海明威的这句话,我记得很牢靠,因而时时不忘惕厉奋发,挑战自我,渴望超越;而且,幸运地一直得到师友的提携、指导与帮助。只是,“情感预期”未必靠得住,期然与实然难免存在距离。堪资自慰的是,我坚持了,我奋力了,钟情于缪斯女神始终如一,未曾移情,也未曾懈怠。

关于下一步的想法,比较复杂。习惯地说,作家,永远在路上。有如长篇小说《简·爱》中罗切斯特所说的:“在尘世间,事情就是这样——刚在一个可爱的休息处安定下来,就有一个声音把你叫起来,要你再往前走,因为休息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”当然,也还有另外一种声音:“脚力尽时山更好,莫将有限趁无穷。”(苏东坡诗句)人生有限,事业无穷;顺其自然,这可能更符合自己的实际。

老同行、老朋友曹正文撰写的《风雅苏州——米舒散文小品集》由上海文化出版社付梓出版。正文是一位独具文字特色而又卓有成就的记者型作家,我和他是近30年的老朋友,这次为他的作品写序,重读他的新作,这是一个引人入胜、令人愉悦的过程。

正文少年时酷爱读书看报,进入报社先当记者,后执编“夜光杯”。1986年《新民晚报》扩版,总编辑大胆纳贤,让编辑自报新的专版,迷恋读书的曹正文提出创办“读书乐”专刊,获领导肯定。

曹正文创办“读书乐”专刊,以“迷书”谐音取笔名“米舒”。他借鉴韬奋先生在《生活周刊》开设“生活信箱”的范例,从读者来信中挑选读书、文史等方面的问题,与读者进行对话与互动。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,曾专题研究过韬奋的“生活信箱”栏目。米舒的“书友茶座”自然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,这些书信式文章切合时宜,短小精悍,知识丰富,读来饶有兴味。曹正文由于执编“读书乐”“书友茶座”成绩斐然,1993年荣获上海首届新闻韬奋奖,我是这个奖项的评委会主任,在颁奖仪式上我和他见了面,有了第一次握手,从此,我们时有联系,灵犀相通。

曹正文是一位记者型作家。他进入新闻界后,努力学习报刊写作的“十八般武艺”,他无论写哪种体裁的作品,在文笔上保持一个新闻记者的写作特色。文章以千字文居多,视角独特,短小精悍,讲究可读性。他写的文史小品,知识面广兼具趣味性,有史料价值。他遣词造句,言简意赅,精致准确,清新隽秀,还不时运用骈文中对偶、排比、押韵等修辞手法,读来抑扬顿挫,朗朗上口。

他努力向周瘦鹃、严独鹤、郑逸梅、冯英子等老报人学习。这些老报人既是著名编辑记者,又是著名作家,千字文倚马可待,布局严谨,文字简练,在有限的篇幅中表现尽可能丰富的内容,并写出不一般的新鲜感。他在长期的编辑和读

书写作中终于练就了硬功夫。上海新闻界的一些同行和我本人,又笑称他是“当今时代的老报人”。

我们称赞米舒是“当今时代的老报人”,还在于他像当年著名老报人那样,在文史知识与古文根底上有比较扎实的基础。他青年时就拜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名师章培恒门下,学习历史与古文。他每两周去章培恒寓所听两个小时课,章先生给他讲先秦两汉、魏晋南北朝、隋唐、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,章先生每讲一个历史人物都会延伸到其他人物,如讲王安石,就讲有关人物韩琦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苏轼、沈括、吕惠卿、曾布、李定等人物,他则回家认真读《宋史》有关人物传记。章先生还辅导他读《古文观止》,让他用文言文写阅读笔记,他前后写了30多篇读后感,章先生一一作了修改,使他打下比较扎实的文史知识基础。他学习文言文及骈文的写作技巧,这从收入本书的一辑“米舒美文”中可见一斑。

苏州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。曹正文在苏州度过童年,受姑苏文化熏陶,偏爱小桥流水、名园深宅、状元府第与古镇老街,还陶醉吴侬乡音和迷恋醇厚温婉的评弹,于是萌发了写苏州历史文化、苏州名人与苏州评弹与园林古镇的念头。

“苏州溯源”写苏州城门、苏州小巷、苏州书画、苏州状元及小桥流水背后的趣事逸闻。“迷苏之景”,是对各座园林与古镇老宅的精心描绘与考证,还描述了锦棠、同里、用直等古镇。“光裕清韵”,讲苏州评弹的起源与对评弹各种流派特色的评述,王周士创立“光裕公所”,马如飞、夏荷生老艺人从艺经过,蒋月泉、严雪亭、张鉴庭、徐云志等各自看家书目的赏析。“名家访谈”“探访名居”“游踪痕”,是对中外名家的访谈、名人故居与风光景点的速写。

总之,《风雅苏州》视野开阔,取材独特,文字精致,语言诙谐。它既是一本文采斐然、娓娓而谈的知识小品集,也可作为一本文字风雅的美文欣赏。

(本文为《风雅苏州——米舒散文小品集》序节选)



红叶栖禽图 (中国画) 龚晓馨

晨间在小区散步,又见凌霄花开,清逸明丽,婀娜多姿。随风送来阵阵的馥郁芳香,萦绕着婉约雅致的江南气韵与风情。而那古铜色的虬曲枝干,在婆娑的绿叶映衬下,氤氲着夏日的悠长与浪漫。

凌霄花是紫葳科,属攀援藤本植物,花期是每年五月至八月,因而又称“百日红”。我对今年的凌霄花更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,从春开到夏,伴随着我们一起抗疫,给日子增添了一抹亮色。那日日向上的凌霄气势,那灼灼红蔓的花姿本色,亦给人以信心与向往。大诗人陆游在《夏日杂题》中眷恋地吟道:“满地凌霄花不扫,我来六月听鸣蝉。”凌霄花又称上树龙、九龙下海、茗花等,与龙的传人相伴着漫长的历史岁月。记得《诗经·小雅·蓍华》中就有“蓍之华,芸其黄矣;心之忧矣,维其伤矣”,可见凌霄花是与我们情感相通的。

盛夏炽热,赤日炎炎,

是个群芳暂避、花事减少的时节,唯独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荷花、叶复青青的凌霄花,不畏酷暑,沁芳吐艳,降温驱燥,成为夏日里绚丽夺目的风景。宋人贾昌朝是读懂凌霄花心的,他诗曰:“披云似有凌霄志,向日宁无捧日心。”折射出志存高远的气质与富有追求的品性。惟其如此,凌霄花有了不少历代知音。凌霄花语有敬佩、荣誉之意。

我喜欢伫立在凌霄花廊下,清风徐来,凌霄花摇曳,姿态万千。那一簇簇花朵和层层叠叠的绿叶,遮天蔽日,使人如置身在翠微幽逸之境中,给人以出尘的清凉之感。但是不要以为凌霄花是柔弱无骨的,她就像饱经风霜、坚韧劲健的藤干那样,是有风骨支撑的。宋杨绘为此在诗中写道:“直饶枝干凌霄去,犹有根原与地平。不道花依他树发,强攀红日斗妍明。”

是呵,凌霄花扎根大地,但并不甘愿就此匍匐

## 凌霄花赋

王琪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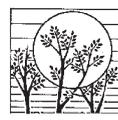


低首,而是不屈不挠地奋发向上,敢与红日争艳,勇与骄阳媲美,显得那么的执着。那如火如荼的鲜红色,就是其内在血性与憧憬的凸显。

凌霄花名出自一个古老而悲壮传说:在青山逶迤、林木苍翠的闽西龙地小山村,有一个财主,家中有个善良美丽、多才多艺的女儿,名叫凌霄。财主想把女儿嫁入一个大户人家。然而,凌霄已爱上英俊正直的家中长工柳明

全,并私定情盟。财主知道后把柳明全打得奄奄一息,扔到荒山野岭,柳明全含恨而死。被囚禁的凌霄知道后,在奶奶帮助下,半夜逃离。她在柳明全的坟头痛哭之后,撞死在坟旁一棵老柳树上。瞬间一棵木藤生长而出,和柳树紧紧缠绕依偎,并开出一簇簇向上的喇叭形红花,似在朝阳歌唱永恒的爱情之歌。

于是,人们就将此花称为“凌霄花”。



十来岁的时候,我就读于苏州河畔俗称“泥城桥”的西藏北路桥堍下的一所民办小学,没由来地忽然迷上了画画。放学后不急着回家,攀上粗糙水泥垒就的高高防汛墙,双脚腾空坐在上面,用稚拙的笔法画桥、画船、画河边来来往往的人群,那是少年时代一段最惬意的美好时光。

面对着苏州河,我边画边四处张望。河北岸是一幢接一幢老气横秋、墙面斑驳的老仓库,河南岸是煤气公司两个硕大无比灰不溜秋的储气罐。向东望,俗称“垃圾桥”的浙江路桥旁是垃圾码头和粪便码头的地盘,凌乱的风中弥漫着污秽的气味;朝西看,新闻桥、老闸桥边,纺织厂面粉厂机械厂的烟囱,一个个伸长脖子比赛似的使劲向天空倾斜阵阵黑烟。

那时候,我幼稚的心灵和手中的画笔都一致认定,河水本该就是脏的,小木船本该就是破的,烟囱里的烟当然应该是黑的,眼前的建筑、景物连同整个世界似乎都应该是一成不变的。惟有

江河连接处的片片白帆,正载着岁月的车轮和一颗懵懂少年的心,驶向一个叫作“将来”的彼岸。

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在农村插队,苏州河上的风成了思念中永恒的旋律,时常在梦中挟带着我呼啸而过,故地重游;三十来岁返城工作和求学,每天挤在人满为患的公交车上往返于滨南滨北,苏州河不仅见证了一代人的发奋和拼搏,更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成长和嬗变。

天地悠悠,步履匆匆,潮起又潮落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亘古不变,让苏州河重新焕发青春和生机,一时成为千千万万浦江儿女的心声。20世纪末的1996年,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拉开帷幕。调水、建闸、疏浚、搬迁……上下齐心、筚路蓝缕,终于在新世纪的第一年迎来曙光,黑臭基本消除、生态初步恢复。再接再厉,2003年的二期,

2007年的三期,到2012年,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,河水清澈了,鱼虾回游了,河岸边的绿色走廊、大型绿地初见规模了。追求卓越的英雄城市没有停步,期待着母亲河以更健康更玲珑更秀美的身姿展现于世界,2019年四期工程全面启动。春风又绿江南岸,苏州河成为“安全之河、生态之河、景观之河、人文之河”的美好愿景终于在今天成为现实。

当年那个坐在防汛墙上画画的青葱少年早已隐入岁月的侧幕,时光迭化出的是一个华发丛生的蹒跚身影。如今的我,喜欢在夕阳的余晖下于苏州河畔漫步。依然是从梦开始的下方出发,从泥城桥一路向东,沿着苏州河北岸踽踽而行。脚下是碧波粼粼的一江春水,眼前是目不暇接的各色景观。每一个空间都有不同的功能与主题,生态文明、工业文明的印迹贯穿始终。一路上

## 一条河流的时间简史

冯金生

花园锦簇,绿树成荫,连廊步道,移步换景,历史文脉与当代生活相映成辉,过去和现在在脑海中交织比对……走累了,就在观景平台的长椅上休憩片刻,抑或站立桥头凭栏远眺。陆家嘴的天际线流光溢彩,外滩的百年老建筑风光旖旎,苏河湾、北外滩的建设如火如荼……此刻,早已年逾花甲的那颗心似乎依然有一团火在燃烧,于是,攥紧拳,闭上眼,在心中默默加油鼓劲,祝祷上海的明天更加美好!

斯蒂芬·霍金的《时间简史》讲的是星系、黑洞、粒子和反物质,深奥莫测且高大上。一条河流的时间简史承载的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,亲切且充满烟火气。走吧,走吧,就沿着这条绿色的河流一直向前走吧,走向大江大海,走向崇山峻岭,日出之处,定有一幅民族复兴的美丽中国新画卷在眼前展现。

## 十日谈

吾生有幸逢盛世

责编:刘芳

撇开凌霄花奋发向上,追求不懈的秉性不谈,一位老花匠曾告诉我:真正的凌霄花只要定期修剪,也能直立为灌木而独自屹立的。

我还听一位老中医说:凌霄花可活血通经、化痰消肿。可抗病菌、抗肿瘤、抗血栓。可见凌霄花不仅美丽,而且富有奉献精神。

一所乡村学校的变迁。请看明日本栏。